

剧本选辑

第十一辑

(黄冈地区文化局供稿)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目 录

-
-
- √ 三把火·····黄白丁(1)
- √ 花香蜜甜·····程良湘 邵国春(33)
- √ 蛾眉·····华于门(54)
- √ 买缸·····金仕善(80)
- √ 主任娘子·····芦发生 辛文畅(100)
-

三 把 火

(小 戏 曲)

黄 白 丁

人 物：纪明——五十多岁，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陈清——四十多岁，公社党委副书记。
大婶——陈清的老婆。

时 间：一九八〇年深秋。

地 点：鄂东山区小镇近郊。

布 景：台右前一角红枫一株；台中陈清新居堂屋；台左右虚设数房，几门通内。堂屋摆设比较堂皇，条台上有收音机、时钟、热水瓶；桌上有茶具、茶点盒、鞭炮、鸡毛帚；正壁挂有大镜屏，上写“华夏落成”四个大字，上披红绸；两旁对联为：“多智多谋撑大厦，克勤克俭造新居”。上款：“陈清同志新居落成志喜”，下款：“吴法章敬贺”。

〔在一片喜鹊叫声、音乐声中幕启。〕

〔大婶站在高椅子上背台拿鸡毛帚刷镜屏上的灰尘。〕

大婶 (念镜屏上的字)“华——厦——落——成……” (笑)

(唱)眼望这新房子心花怒放，

四口人住上了八间洋房，

小红砖大红瓦门窗红亮，
玻璃窗钢筋档石条门框，
天花板水泥地皮做得光烫，
间间房添摆设由土变洋，
做新屋不费力象撑伞一样，
多亏了孩子爸爸会把官当！

孩子的爸爸啊——在公社当了副——书——记！……嘿
嘿！女儿的公公啊——在县里当纪——检——书记，儿
子的岳丈啊——在大队当党——支部书记。三个亲家到
一堆啊——就是三——个——书记！（笑）我屋的书记
从公社带信回来，说我那个当纪检书记的大亲家，今天
初——次——上门，这真是接不到的贵客啊——请不来的
尊神囉！（笑）

（唱）我女儿选婆家眼力真狠，
好女婿好公公对户当门，
女婿伢肯钻研农业技术，
前不久招进了农业部门。
男亲家管纪检威风得很，
我靠了这棵大树几好歇荫！

亲家要上门啦——欢迎又欢迎！我先把腊肉煮了！把鸡
杀了！把瓜子、花生炒了！把炮竹办到了！（拿起鞭炮）
只等亲家早——来——到！

〔陈清上。〕

陈清 （唱）听说亲家要上门，
两脚忙忙赶回程。
我的老婆……

〔大婶跳出。

大婶 你的老婆怎样？

陈清 （笑）亲家来了！我的老婆一定很——高——兴！

大婶 （亮鞭炮）你看这热——情——不热情？

陈清 好！好！快去准备准备！

大婶 我晓得！么样的菩萨要烧么样的香！

陈清 （同时）老杨啊！要把他招待得好好的，我们正要请他
大婶 老陈啦！

……（互相示意帮忙）嗯！

大婶 老陈啦！你快去把儿子的岳丈也接来奉陪奉陪。

陈清 我也是想多一个人陪他说说话……

大婶 好！三个亲家到一起，喝得个笑——嘻——嘻！……

呃——再买点酒，快去！快去！

〔掏钱递给陈清。

陈清 等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大婶 （推陈清）有么金话、银话、重要话，回来再——说——话！

陈清 （指屋顶）老纪这个人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大婶 我晓得！你快去！（推陈清下，笑）他跟我老陈是战友，又是儿女亲家，我们做了新屋，他当然要来道贺嘛，再说嘛……两个孩子想结婚，他家没得象样儿的房子，可能要跟我们商量，（指虚设房间）让出一间做——新——房……（笑）这，好说！好说！

〔女内声：“杨大婶”——

大婶 呃——

〔女内声：“你家的亲家来了啊！”

大婶 啊——哟！说曹操，曹操到！（点响鞭炮迎接）

〔纪明提人造革提包，内装公文包、对联、礼物上。

纪明 亲家母！你这炮竹……（笑）怕不是花钱买的哟？

大婶 炮竹响噼叭，为了接亲家吵！

〔二人对笑。

大婶 呃——我的女儿哩？亲家！

纪明 她明天回！

大婶 哎哟！她怎么不陪你一路回哩？真是 个不懂事的东西啊！

纪明 她在跟你女婿商量商量，计议计议大事啊！

大婶 呵！呵——

〔大婶忙倒茶递烟、揭开茶点盒。

大婶 亲家！吃哩！

纪明 好！好！

大婶 亲家！这回是么事风把你吹来了？

纪明 特为来看你家的新房子吵！（看屋）哟！这房子是做得不错啊！

大婶 亲家！听说你的转业费一直存在银行里过儿，为么事不做点屋哩？你家的官大、钱多，要做屋肯定比这高级得多哟！

纪明 我没得你们能干吵！

大婶 莫说笑话哟！不是我能干，是你太扣狠了，巴不得把一粒米分做两半下锅。亲家嘞！我耽心你的票子放在银行里发霉哟！

纪明 哈哈！（取出对联）亲家母！恭喜你的华夏落成，我怕票子沤烂了，今天取出来买了这副对联！

大婶 哟……好！好！我这新房子，把你这副对联一挂，就好

比添了两根红——柱——头！

纪明 这个柱头怕靠不住呀！

大婶 呃——你当纪检书记的对联重——千——斤，我这新房子，好比有了许——可——证！

纪明 （亮公文包）许可证在这里面！

大婶 给我看看！

纪明 （忙递上提包）先请你看这，这里面有我……嘿嘿！敬重我的亲家母的一点小——心——意！

大婶 哎呀！又要你花钱了！

纪明 还不是怕亲家母不把女儿给我儿子吵！

〔二人对笑。〕

大婶 呃……亲家！你跟亲家母都好吗？

纪明 都好！都好！呃——老陈哩？

大婶 他买酒去了！

纪明 哟！真的把我当客待呀！

大婶 你是总没上门的稀客、贵客、高级客吵！他还要接个人来奉陪哟！

纪明 接那个？

大婶 我的二——亲——家！

纪明 是不是你儿子的岳丈？

大婶 是！认亲不久啊！

纪明 听你女儿说，是老陈蹲点那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吧？

大婶 是！

纪明 是叫吴法章吧？

大婶 你认识？

纪明 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大婶 (指镜屏、对联)看!这就是他送的!

纪明 呵……(念对联冷笑)

大婶 亲家!我的二亲家为人也好呵!他家今年做屋,该几多人送工,送这,送那,送东,送西呵!

纪明 听说,你家做屋,也多亏他助了一臂之力吧!

大婶 是啊!我这屋上的桁条椽子,用的大工、小工,做屋吃的粮食,都多亏他帮了大忙啊!

纪明 可惜你做屋的时候,我上省住党校去了,没帮到忙啊!

大婶 嘿嘿!今天,我就要请你帮——忙!

纪明 呵——好哇!我也正要请你帮忙!

纪明
大婶 (同时)你要我帮么忙……呃……等会儿你就晓——得!

〔大婶拿提包边摸边下。〕

纪明 (看房子)这样好的八间新屋!

(唱)眼看这新房子发人深省,
比周围群众房屋要胜十分,
论造价不知要值几千几,
算活帐他做此屋力不可能。

(思索)呃——她要我帮么事忙?!……

〔大婶用托盘托有盖碗的鸡汤上。〕

大婶 亲家!先请你帮这个忙!(将鸡汤托到桌上,揭盖碗)
喝——鸡——汤!

纪明 哟——你真的把我当客待呀!

大婶 请啦!

纪明 (指肚子)眼下它还装不下!(将碗盖上)

大婶 这就太见外了哩!

纪明 只要肚子里有空当，你家不请我就“自动化”了呵！

大婶 好！好！亲家！你说要我帮个么忙，说哩！

纪明 两个孩子的年龄都到了呵！亲家母！

大婶 呵——羨（读“欠”）抱孙子了！

纪明 你女婿要我拜上岳母大人发发善心囉！

大婶 呵——如今婚姻自作主呢！

纪明 女儿总还是你养的吵！

大婶 呃……（沉思）嗯！（笑）亲家！两个孩子今年想结婚，可……可以！

纪明 你批准了？

大婶 （点头）作了打算！你看！（指虚设房间）这里面……是给我女儿办的几件嫁妆……这间房……你的儿子要愿意的话，就给他做——新——房！

纪明 哎呀！亲家母想得真周到啊！

大婶 谢谢你家的夸奖。（拿对联打比）亲家！我文化不高，想破脑壳也想不开，我问问你，这对联挂一边在这堂屋，挂一边在那房里行不行？

纪明 呃——对联对联，应该联在一块儿，一间屋挂一边，既不对，又不联，就不叫对联吵！

大婶 我把这对联好有一比！

纪明 好比何来？

大婶 我的女儿和你的儿子象不象一副对联？

纪明 呃……象象……也算是幸福的一对呵！

大婶 幸福？莫说早了，这一对人啦，如今一个在城里吃米，一个还在农村吃谷哦！

纪明 呵——你女儿把你的意思告诉我了！

大婶 那你就该明白，你儿子在县城，（用对联打比）我女儿在农村，长期到不了一起，就象你说的，既不对，又不联，这会影影响他们的感情吵！

纪明 嗯！……是应该照顾到一起！

大婶 这个忙你一定能帮！

纪明 已经作了打算！

大婶 真的？

纪明 不是蒸的未必是煮的，你女儿已经知道！

大婶 （高兴地）是呵！哪有公公不疼儿媳妇的呵！要不照顾到一起呀！亲家呢，那可是咸鱼煮豆腐——有盐（言）在先，（用对联打比）你就莫想我的女儿跟你的儿子……
（笑）

纪明 亲家母！你不开口我也知道你……嘿！好狠囉！

大婶 哼！女儿在我手上，也不怕你这新上任的官囉！

纪明 新官上任有三把火哟！

大婶 管你三把火，四把火，你总不会烧你的亲家和亲家母！

纪明 亲家母嘛……我当然不敢烧，你这屋……说不定要烧一烧哩！

大婶 哟——（一阵冷笑）

纪明 你为何发笑？

大婶 哼！亲家嘞——

（唱）有几家门前瓦碴捺得干净，

纪明 （唱）有不少干部家一白二清。

大婶 （唱）我只在戏台上见过包拯，

纪明 （唱）共产党的包拯不乏其人。

大婶 （唱）有些人戴起帽子他歪了嘴，

纪明 (唱) 戴起帽子歪了嘴总是少数人。

大婶 少数人? 哼! 一朝权在手, 便把利来谋, 不是有利不谋, 是机会没到, 大胆的就一步登楼, 小心的是分几——步——走!

纪明 怎么叫一步登楼?

大婶 边升官, 边发财, 安排子女和做特权房子一齐来!

纪明 怎么叫分几步走?

大婶 第一步捞权!

纪明 第二步哩?

大婶 开后门安排子女!

纪明 第三步哩?

大婶 利用特权做安——乐——窝!

纪明 (大笑) 好! 亲家母, 你看问题呀……有水平! 你说话……很有针——对——性!

大婶 呃呃……你不要多心!

纪明 我已经在走第二步, 把儿子安排进了城!

大婶 呃——你的儿子是我的女婿, 我怎么会……

纪明 亲家母! 我应该虚心接受你的批评, 马上叫我的儿子……

大婶 叫你的儿子怎样?

纪明 回——农——村!

大婶 么事?

纪明 你不是要我帮忙, 把他俩人照顾到一起吗? (用对联打比)

大婶 哎哟——要你这样的好照顾啊! 亲家!

(唱) 你儿子是我的唯一女婿,
你要他回农村说话离题,

是不是他工作没得成绩？

是不是他出了什么问题？

纪明 （唱）一不是他工作没得成绩，
二不是他出了什么问题，
只因他走后门来到城里，
哪儿来哪儿去是应该的。

大婶 （唱）要说是开后门不全怪你，
我的老陈也帮忙出了大力！

纪明 亲家母！你的女婿是我的儿子，你老陈为他开后门是驮着我的牌子，安排进城是你的点子，我点了头是这个错误的根子！

大婶 亲家！你越说离题越远啊！

纪明 我说的是在题上。你的女儿不是已经安排在公社企业了吗？

大婶 那是集体单位呀！

纪明 集体单位也很好嘛！我的儿子——你的女婿，原来在大队农科所当技术员，不也是当得很好吗？何必一定要进城？

大婶 亲家呀！

（唱）几多当官的开后门，
安排亲戚一大群，
为抢公家铁饭碗，
老妈妈也安排进了城，
你不安排我女儿且不论，
万不能把女婿退回农村！

纪明 亲家母！

(唱)岳母娘爱女儿也爱女婿，
你一时思想不通并不稀奇，
只因我接任了纪检书记，
要带头先解决自身问题，
人常说打铁先要本身硬，
倘若是，自己打爷骂娘，劝别人行孝，谁听你的？

大婶 那……是不是每个干部都这样做了？

纪明 有的做得好些，有的做得差些，但是，都应该这样做啊！

大婶 应该？哼！天天喊纠正不正之风，纠呀纠，老实砣子带头纠，不老实的人啦……嘿嘿！后门照样开，关系照样拉，还是胀死胆大的，吓死胆小的！

纪明 亲家母呀！

(唱)十年来大动荡党风大乱，
林彪、“四人帮”罪恶如山，
不正之风很难得一时扭转，
拨乱反正还需要一段时间。

大婶 (唱)亲家你管纪检做事太板，
叫儿子回农村情理不端，
应该是人随潮流鱼随水，
怎能够不顾子女只顾当官。

纪明 (唱)我怎能随波逐流乱随风转，
应该是坚持原则不倚不偏。
叫儿子回农村手续已办，
他也愿献身农业搞科研。

〔陈清提酒上，停步一惊。〕

陈清 （旁白）啊？他已经来了！（躲在门外静听）

大婶 他愿我不愿！

纪明 这已是生米煮成了熟饭，看！（亮户口卡片）

大婶 户口？

纪明 对！儿子转回农村的户口！

陈婶 （旁白）哎呀！他把儿子退回了农村。

大清 好哇！（气极地）你你……你有权叫你的儿子回农村，我我……我有权叫我的女儿……哼！不——结——婚！

陈清 （旁白）瞎说！

纪明 亲家母！你刚才不是说如今婚姻自作主吗？

大婶 老娘还是要当家！（旁白）哎呀！后悔！后悔呀！我自以为我女儿靠了个做官的公公啊——就不愁出不了农村；二不愁找不到好工作；三不愁城市不上户口，四不愁入不了党，五不愁为娘的没人关照。谁知啊——我女儿瞎了眼睛，找到个铁板一块的公公，找个盘泥巴砣子的女婿，活——见——鬼！

纪明 亲家母！你要晓得，农村搞了责任制，农技员才香哩！才俏哩！才……

大婶 哎哟！……算了！算了！（旁白）我指望靠棵大树好歇荫，哪晓得呀——靠的是一棵没得杪子、没得叶子的大——树——桩！（泼残茶、气坐）

纪明 （笑）哎哟！气得那个样子啊！亲家母！我这才是第一把火哩！

陈清 （旁白）哎呀！他还有第二把火！

大婶 那……那就再看你的第二把火哩！

纪明 第二把火嘛……要烧我的亲——家！

陈清 (大惊)啊?!……

大婶 (惊得一跳)哎哟哟!……好哇!今天就让你烧啊!书记同志!书记大人!你烧啊!你放火烧啊!(托起椅子一打)我坐在这里让你烧——啊!

〔陈清急得团团转。〕

纪明 亲家母!莫气得那很,冷静点!冷静点!

大婶 我冷静不了!你不把我当亲戚,我也不认你这个抹面无情的亲家!(气愤地将茶点盒盖向上一抛,盖在茶点盒上)

纪明 亲家母!公事公办理,亲戚还是亲戚嘛!

大婶 没得个么亲戚呵!亲戚?哼!从今天起,宣——布——作——废!

陈清 (旁白)哎呀!这简直是乱弹琴!

纪明 当真?

大婶 不假!

纪明 果然?

大婶 一定!

〔纪明大笑。〕

〔大婶同时苦笑。〕

〔陈清急得直敲脑门。〕

纪明 亲家母,这个问题你莫过问,等老陈回来了再同他面谈!

大婶 他今天不得回的!

纪明 那……那我马上找他去!(欲下)

大婶 (抛公文包给纪明)那我不送哩!(将鸡汤端进托盘)

纪明 嘿嘿!我还要转来的哟!

大婶 再没得炮竹放!(气愤地将筷子打得托盘一响)

纪明 哟!你这象刚出笼的包子,好大的气呀!

〔大婶托起鸡汤，面对虚设房间装骂鸡赶鸡。〕

大婶 哟——你个要死的鸡，你跑到屋里乱啄！呔——噍！……（拣起一边对联向房里打鸡）呔——噍！……（向纪明做鬼脸地下）

陈清 （旁白）哎呀！这么样收场啊！
〔纪明望着大婶背影，放下公文包发愣。〕

纪明 嗨！

（唱）亲家母果然是嘴巴有狠，
老陈他犯错误她有几分。
刚点着两把火她泼冷水，
想烧着三把火更有斗争。
看今天我在此坐着冷板凳，
看情况儿子婚事未必能成。
正党纪压邪风要有党性，
怕什么阻力，怕什么狠人。
党派我接任了纪检书记，
我怎能，失原则，丢党性，官官相卫徇私情？！

嗯！还是找老陈去！（提公文包下）

〔陈清躲向一旁。〕

〔大婶上。〕

〔陈清进门。〕

大婶 哼！六——亲——不认！（正指陈清鼻尖）

陈清 你六亲不认！（放酒）你……你这样搞怎么行啦！（顿脚）

大婶 他不把我当亲戚，我也不把他当亲家，他先对不住我，我才对不住他！

陈清 (跳起来) 哎哟! 你让鬼打昏了!

大婶 你还囔在鼓里做梦啊!

陈清 我都听到了! (跌坐、叹气) 唉——早知今日, 悔不当初呵——

(唱) 早听说县委开会拨乱反正,
学《准则》联系实际先正自身,
作出了纠正党风几条决定,
领导干部做房子首先要清。
老纪他管纪检新官上任,
新上任三把火总要烧人,
耽心他头把火先要烧我,
急得我昨夜晚睡在床上翻来复去、复去翻来想到五更。

大婶 (唱) 他烧张三烧李四我且不问,
怎能够烧战友、儿女至亲?

陈清 (唱) 他向来光明正大风过硬,
办公事按原则印板先生。
你只能苦苦求情说好话,
怎能够, 不顾后果赶他出门?!

大婶 (醒悟地) 哎呀! 那……

陈清 (指屋) 我说他无事不登三宝殿, 你说你晓得……

大婶 哎哟! 怪我理会错了啊!

陈清 唉——(急得来回踱步) 走错一着棋, 满盘都是输啊!

大婶 哎呀, 那……

陈清 你这样出硬挺, 得罪了亲戚, 惹恼了纪检书记, 将来把责任追到我的头上, 说我指使我的老婆从——中——作